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十六

征伐

征伐下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者笑之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

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又曰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則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事而欲富樂乎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重寶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問焉曰秦欲觀楚寶器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

示諸乎對曰臣不知也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應之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西之壇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子西南面大宗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之寶器楚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憤之難交兩國之欣使无兵革之憂大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

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桴鼓以動百為之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懷忠貞之大義撮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所觀秦使者憮然無以對遂揖而去使者返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又曰湯居亳七十里地與葛伯為隣葛伯放淫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又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

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與者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告曰此天牛也能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城郭秦道得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

張儀等將兵隨石牛道伐蜀焉

夷維記曰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馬上舞也

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鼃鼃以為梁遂伐越至於紆

春秋後秦語曰陳軫為楚使來見秦惠王曰卞莊子方刺獸而管豎子止之曰兩獸方食牛食必甘甘必爭爭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獸

之功卞莊子以為然立待之頃有兩獸之功今韓魏相
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
有兩國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

又楚語曰白起將兵伐楚楚人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
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
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怒必受其弊不如善楚
秦王乃止不伐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而歸

又趙語曰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者齒寒

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

吳越春秋曰夫差令於邾中曰寡人欲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諷諫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沾履濡吳王夫差怪而問之太子友對曰臣遊後園聞秋蟬之聲往而觀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悲吟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脊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緣茂林徘徊枝陰欲啄螳螂也夫黃雀

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躊躇引彈蜚丸而集其背也
又曰越王勾踐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因此
而謀之可乎大夫種曰可破唯君選擇美女二人而
進之於是越王曰善哉乃使相者索國中得苧蘿山鬻
薪之女名西施鄭旦而獻於吳

又曰越王念吳欲復其讐乃中夜抱柱而哭又復承之
以嘯於是羣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夫復讐謀敵非
君王之憂是臣下急務也

又曰吳王闔廬將伐楚登臺向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
莫有曉王意者子胥乃薦孫子孫子者吳人也名武善
為兵法僻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

呂氏春秋曰智伯將伐仇繇之國山險無道乃遺以大
鐘方九軌仇繇開道迎之人因其道取其國

韓子曰智伯鑄大鐘

遺仇繇其君大悅除道逆之因伐仇繇也

又曰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敢死者三千人以為前陳
進與荆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於庫廬西伐至於巴蜀
北逼齊晉命行中國

又曰凡人之攻伐也非因利則因名也名實不得國雖
欲彊大則勿為攻矣解在平史墨東而輟不襲衛趙簡

子可謂知動靜矣

晉趙簡子曰鞅將入衛史墨往觀之
反曰蘧伯玉為政未可與投簡子輟

不伐衛故曰史墨
東而輟不襲衛也

又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

境上戲而侍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挾其侍子以讓吳人
吳人應之不恭卑梁人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
其家卑景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
盡殺之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進楚邊邑堯夷而
復去之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鷄父大敗之獲
其帥

又曰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
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

伐也

寧國
楚臣

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

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莊王

聽之遂取陳焉

又曰箴尹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西家之潦經其庭而不禁箴尹問其故曰西家高吾宮卑潦不經吾庭不得瀉焉是吾不禁也箴尹歸適遇荆欲攻宋箴尹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君賢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之攻之必無功也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民人無食窶

窶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

於疇華之澤

南地也

殺九嬰於凶水

水火之怪在北狄之地

繳大風

於青丘之野

大風驚鳥也

射十日而下其九日殺窶窶

狀如

龍首食人在西方也

斷修蛇於洞庭

在南方

擒封豕於桑林

封豕大豕也桑

林湯禱

旱地

又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

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

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擊之王悅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

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又曰諸侯伐秦及涇莫濟

魯襄十一年秦人伐晉以救鄭晉悼十四年晉使六卿帥

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有先渡者也

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伐不

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

何益於伐秦之事

穆子曰豹之

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

業事匏有苦葉衛風篇名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

屬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他

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

舟虞掌舟司馬掌兵

曰夫

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

材若菽也不材於人言不可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

魯叔孫賦曰匏有苦葉必將涉矣

詩以言志

具舟除隧不共

有法

隧道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法刑也

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

侯從之

又曰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

四年魯僖公二十七年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

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

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新昏

也於衛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

門尹班宋大夫

公告大夫曰宋

人告急舍之則宋絕

舍不救則宋降楚與我絕

告楚則不許我

告請宋於

楚楚不許我

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

又曰自大畢伯士之終也

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

犬戎氏以

其職來王

以其職謂其以犬戎氏之寶來見王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

且觀之兵

謂犬戎有不享之罪欲觀兵以伐之也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

王幾頓乎

委頓

吾聞夫犬戎樹敦

樹敦言犬戎立性敦厚

師舊德而

守純終固

師循也純專一也言犬戎氏修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賦天性專一終身不移所以穆王責

之不當

其有以禦我矣

禦應距也

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

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又曰商皇帝辛大惡于人

商殷人本號辛紂名大惡大為人之惡也

庶人不

忍欣載武王以至戎于商牧

再奏武兵於商郊牧野也

是先王非務

武也恤民隱而除其害

恤憂隱痛

又曰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

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之人聽命莊王以

計宥罪遣卒戍陳

戍守也欲守城

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

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六軍以討之征暴

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不賀何也申叔時曰有牽牛

而往蹊人之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矣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非以王為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為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後諸侯聞之朝于楚此務崇君之德也始張式為智伯謀

張式
晉人

晉大將范中行子取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已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予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遂滅之

此務為君廣其地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修德行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

莊子曰犀首請魏伐齊季子請勿伐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了御而笑之公問之對曰笑臣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

之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也公悟乃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矣

墨子曰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紂

又曰湯在鏡宮夢神謂之曰夏桀無道汝克戡之

孫卿子曰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

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兩帝三王者仁義之兵於天下也

尉繚子曰武王之伐紂也河水逆流左驂霆死地方百

里戰卒三萬紂之陣起自黃鳥至赤斧其間百里武王

不罷士民兵不血刃克殷誅紂

韓子曰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遣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
女樂二人以縈其心以亂其政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賤曰前者胡公東誅叛逆全軍
獨尅擒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十七

請征伐

出師

軍行

請征伐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

四望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

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

下蟠于地

蟠音盤

由當一隊而適之必也攘地千里

劫攘也

寡

取也

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孔子曰勇哉

史記曰終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又曰單于嘗為書嫚太后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

匈奴中李布曰高皇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噲

奈何以十萬衆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陳勝等起

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恐其老未許之援自謂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鏢哉是翁也

嬰鏢勇貌也東觀記嬰是翁嬰音許約反

遂遣援

又曰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强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卒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

唐書曰李晟以軍功授特進光祿卿尋轉試太常卿大
歷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為左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
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
以謀則未多乃請將兵二千人疾出大散關至臨洮屠
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鍾而還吐蕃乃解靈
州圍而去

又曰馬燧討李懷光師次于焦離堡其夜賊將吳同棄
太原堡走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

下是日賊將牛俊斬懷光首以降降者一萬六千斬賊將閻晏孟寶張清吳同等七人以徇其為懷光所脅者赦之燧自從京師至河中凡二十七日上乃下詔褒美遷光祿大夫兼侍中初德宗欲罷兵燧不可請得一月芻糧足以平河中至是果然

又曰德宗幸奉天詔李晟與李懷光合軍拒朱泚時每將出合戰晟必自異衣錦裘繡帽於前親自指道懷光望見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飾以啗賊耶晟

曰晟在涇源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陰有異志兵遷延不進晟因見懷光曰寇賊偷據天子行在近縣兵柄廟畧屬在於公公宜以時速進晟願以所部傳奉嚴令為公前驅雖死不悔懷光益忌之

又曰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為衙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實封五千戶先是西戎頻歲犯邊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與三千人備一月糧

深入吐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記驅其餘衆於蘆河獲羊馬駝牛萬數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鞭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為四五隨逐水草每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矣

三國典畧曰北齊平廣陵王孝珩曰奈何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國之寄內參羣奸離間骨肉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出萬死先士卒展我力耳

又曰齊主曰今日飲酒樂哉武衛將軍斛律光進曰關西未平人為仇敵陛下亦何樂哉會當馬步十萬三道渡由平道陷玉壁牧長安自瓜涼一帶悉在掌握使百官襲冠冕軍士釋介冑然後稱樂齊王謂羣臣曰明日當有此意憂國如家卿輩無及之者平原段王昭出謂光

曰卿勝先帝耶先帝以四十萬攻玉璧不利而還將兵如盤擊水誤即傾覆何容易而輕言之光笑曰非卿所知

出師

易日出師以律失律凶也

書曰張皇六師肅將天威兼弱攻昧推亡固存無作神羞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為怨思也踰時即內有怨女外有

曠夫

又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

之地

禡御祭也

受命于祖

告祖

受成于學

定兵謀也

出征執有罪反

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周禮曰牙璋以起軍旅

又曰類祭先出師告天祭地造祭將與兵造於先祖祭

告

穀梁曰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入曰振旅習戰也

後漢書曰光武起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

數百人並以為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

說文云募廣求也

旌

旗幅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

王莽連率韓博上奇有奇士長一丈

大十圍自謂巨無霸出于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見前

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

鄭注周禮軍壁曰壘崔瑗中壘校尉箴曰堂堂黃帝

設為壘壁尉者主壘壁之事

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

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又曰車駕東歸勅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

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每一發兵彭頭鬚為
白

又曰馬嚴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
人屯西河美稷

美稷縣名

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

謁敬同之將軍勅嚴過武庫祭蚩尤

武庫掌兵器令人秩六百石前書

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

帝親御阿閣

阿曲也

觀其士衆時人

榮之

又曰馬成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龍振威將軍宋

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
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

又曰涼部叛羗搖蕩四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鄧騭將左
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餞送
又曰馬援出師詔百官祖道

又曰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事山
東未知所寄以鄧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
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

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

晉書曰何曾正元中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為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

又載記曰苻堅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王猛為冀州牧融將發堅祖于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霸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

左右閤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

後魏書曰車駕南征以劉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將別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不逮古人度亦不留賊虜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及曲阿且以河東數郡賜卿

後周書曰武帝保定四年冬十月甲子詔大將軍大冢

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崔景宣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帥楊標出枳關丁卯幸沙苑勞師

三國典畧曰侯景西逼梁湘東王遣晉州刺史蕭惠正率兵援于霸陵惠正辭以不堪舉天門郡守胡僧佑以自代王以為武猛將軍令其進發僧佑謂其子玘曰汝可以膏塗門一朱一白吾當以死決之不捷不歸也王聞而壯之厚撫其家謂僧佑曰景便於陸道不嫻水鬪賊

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自當必克若其步戰自可鼓棹
直就巴丘不須交鋒

又曰周遣常山郡公于謹率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
志等步騎五萬南伐太祖餞於青泥谷時庾信來聘未
返太祖問之曰我遣此兵馬縛取湘東關西作博士卿
以為得不信曰必得之後王勿為不忠太祖笑而頷之
白虎通曰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纁何伐者凶事素服示
有悽愴也王者將出辭於禰還假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

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於上帝宜于社造于禩

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出以告天至告祖先告廟後告天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禩不見告天知不告也

又曰遣將軍必於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言於祖廟命遣之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出征伐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秦漢及魏行不載主也

衛公兵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舉兵二萬人而即分為

七軍如或多或少或臨時更定

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為奇兵

太白陰經曰參七星伐三壘連體十星為十將西方白虎宿也主殺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搖落有若軍威故兵出而法焉

張平子南都賦曰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攬戾執猛
破堅摧剛

虞子陽霍將軍北伐詩曰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魏明帝善哉行曰我徂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整
其旅輕舟竟川傍依於浦桓桓猛毅如熊如虎發桴若
雷吐氣成雨旌旄指麾進退合矩

軍行

禮記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

騎則載飛鴻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左傳曰凡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後漢書于栗磾傳曰太宗南臨孟津謂磾曰河可橋乎對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太宗深嘆焉

隋書曰煬帝征高麗宇文述為扶餘道將軍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

婦人不入軍臨陣時耳至于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
虞姬即其故事

唐書曰太宗率衆平汾晉至龍門關履冰而渡進屯栢
驛

白虎通曰王法年四十受兵何重不絕人嗣也師行不
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具有世嗣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並
鬪人父子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乘

輕車也
駕馳千乘也

革車千乘

重車

也言萬乘之重也一車駕四卒十奇一重養二人主炊
家子一人主保國守依壯斯二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兵
十人重以大軍駕牛養二人主炊
象主一人主保國守裝炊二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千里

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車甲之奉日千金
然後十萬之衆舉矣

又曰出其所必趣

使敵不得往相救也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

人之地

出空擊虛擊其不意

又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曰因人結行
位也交利而舍軍門為利門左右門為期門以軍營為

轅門以人營為人門兩軍相當為空利也莫難於軍爭

從始受命至於交利軍爭難也

又曰凡據軍相敵絕山依谷

近水草也

視坐處高

向陽也巡士謂視前

坐處於軍當在高

戰降無登

無近高也降下也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遠也

此

處山谷之軍也絕水必遠水

敵引使渡

客絕水而來迎之於

水內令之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於水而迎於客也

視在處高

水上亦營度其高也

無迎水流

恐即我

處水上之軍也絕

斥之澤唯亟去無流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倍

衆樹

不得已專敵戰而會并澤之中

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

軍之利也

而左右倍高前死後生

轉便

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

利黃帝所以勝四帝者也

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

凡軍

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

喜一作好山南曰陽山北曰陰

養生處實是

為必勝軍無百疾丘陵隄防必處高其陽而右背也

陽者

積土所皆當處其陽而右之便也

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故用兵之法

高陵勿向也

敵若據山林以附險阻陳待敵陳勿攻趣之因地勢不便有損之衛也

背丘

勿迎

敵背丘陵為陣無有後患則當隱之乎現勿迎而擊之

又曰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恐半渡而水使溺也

絕澗過

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都大害必亟之勿近也

山峻水深為絕

澗四方高中央下為天井深水所居驟胞者為天羅

陀泥潭車騎滅沒者為天陷澗夾道深數丈長尺者謂

之天却矣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也 用兵長遠六害令敵近信則利

敵也軍旁有險阻薄漢并生葭葦小林翳蒼 鳥會反者必

謹覆索之此伏奸之藏處也 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必水草也漢者池也并生

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小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蒼者所以屏蔽之處也衛公兵法曰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為

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首軍馬
軍次前軍步軍次右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右軍馬軍次
右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
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即
令三五騎馬於上立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在前立馬
四顧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路平道路修理泥淖橋津巡
行水草左虞候排比隊伍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迴
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

其次第准前却轉其虞候軍職掌初發交換諸軍營各量虞候子並使排比依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位甚易若令壘散行牽卒難就萬一賊至何能應變又曰諸軍計伐例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為方陣應行之兵分為四輜重為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為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為四道行兩行

戶郎切下同

輜重在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合各

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分戰鋒隊與前般左右

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又其次一分准上最後一分亦准上初發第一分別戰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分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橫列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既在外便充兩面其後分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其戰鋒隊橫列相接使充後面亦易其方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尾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引長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

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下一隊如此即須相得若逢川陸平坦彌加穩便其戰鋒輜重隊等分布使均

又曰請兵馬發行或逢泥淖或阻山河其路有須填補有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於軍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將此兵修理橋梁泥濘開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捍後收拾關遺諸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廁又曰行軍沙磧鹹鹵之中有野馬黃牛蹤尋之有水鳥

所集處有水地生葭蘆茨荻蒲之處下有伏泉地有
蟻壤之處下有伏泉

太白陰經濟水具篇曰軍行過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
筏難以濟渡太公以天艗天船皆質朴不便於用令隨
事逐物變化而用之以濟巨川

又曰木罌以木縛甕為筏甕受二石力勝一人甕間閱
五十底以繩勾聯編槍於其上形長而方前置梭頭後
置楫左右置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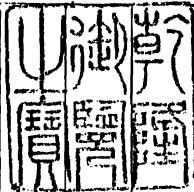
又曰槍筏十根為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為一筏皆去鑽刃以束為魚鱗以橫括而縛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為三筏計用槍一萬二千五百根率渡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一軍必濟

又曰蒲筏以蒲九尺顛倒為束束十道繹之以束槍為筏量長短多少隨蒲豐儉無蒲亦用葦筏量大小以濟人

又曰挾絙以善水者繫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

岸立大楸繫定絙浮渡大軍可為數十道

又曰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孔束於腋下而
浮渡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五
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晟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潘坦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

兵部三十八

會兵

摩兵

搗師

會兵

宋

李昉等撰

書曰戊午師逾孟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旅衆也若林言盛多會逆拒戰

罔有敵于我師

前徒倒戈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言與衆同心則有成也

穀梁曰齊侯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愛民也

後漢書曰初卷人維汜

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

妖言稱

神有弟子數百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

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

皖縣名屬

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

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大師遣謁者張宗

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馬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

又曰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大事曰盟小事

曰眾四萬餘人期外合渡河攻訓

又曰吳漢為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

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兵附劉公擊邯鄲此一

時之功也

一時言不可再過也

寵以為然

又曰朱鮪聞光武北征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

將賈彊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温

鞏温並今洛川縣臨黃河故曰鞏河

檄書至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

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

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

之旦日合戰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及士馬

四集旌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
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又曰吳漢悉發幽州兵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
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幕府上兵

簿

幕大也兵簿
軍之士名賬

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

人

屬近也

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

晉書天文志曰征吳之後三河徐兗之兵悉出交戰於

吳楚之地

唐書曰憲宗時鄆州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
寧橫海四節度之師與田弘正會軍討之弘正奏請取
黎陽渡河會李光顏等軍齊進帝召宰臣於延英殿議
可否皆曰閩外之事大將制之既有奏陳宜遂其請裴
度獨以為不可奏曰魏博一軍不同諸道而過河之後
却退不得須更進擊亦見成功若取黎陽渡河即繞離
水界便至滑出徒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况弘正
光顏並少威斷更相疑惑恐或至遷延然兵事不從中

制一定處分或慮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
養威不然即且秣馬厲兵候霜降後於楊劉渡河直抵
鄆但得至陽谷已來卜營則兵勢自盛形自不撓上曰
卿言是矣乃詔弘正取陽劉渡河及弘正軍既濟河而
南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勢果蹙頃之誅師道

三國典略曰周武帝率六軍趣鄆齊主令羣臣議之廣
寧王孝珩議曰今大寇既深事藉機便請使城王便領
騎州道兵自土門入聲取并州獨孤永業使領洛州兵

自潼關入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溢口鼓行逆戰
賊軍遠來日增疲老聞南北有兵自然應退

誓衆

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三苗之民數干王命率循也徂

往也不循帝道帝

舜乃命禹討之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

聽朕命

會諸侯伐有苗也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蠢動

昏蔽也言其所以討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狎侮先王輕慢典

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

廢仁賢任奸佞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言民叛天災之

肆

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肆故也辭謂帝命
罪謂侮慢以下事

爾尚一乃心力

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王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政天用勦絕其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又曰羲和酒廢時亂日往征之告于衆曰羲和尸厥官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今予奉將天罰火炎崑岡
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嗚
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爾衆士懋戒哉欽
承天子威命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公
曰嗟人無譁聽命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
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峙乃糗糧無敢不
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

又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摭既摭而止于河之北

羣后

以師畢會

諸侯盡會止也

王乃徇師而摭曰嗚呼西土有衆咸

聽朕言

徇循也周在西故稱西土也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行無法度

播棄

黎老昵比罪人

鮪背之人稱黎老棄不禮敬也昵近也罪人謂天下逋逃小人也

予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言我治亂之臣雖少而心德同也

雖有周親不如

仁人

周至也紂至親雖多不若周家之多仁人也

又曰武王伐紂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

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
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
如羆于商郊弗迅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
其于爾躬有戮

又曰爾衆士同力王室

史記曰太尉行令軍中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中
皆左祖

後漢書曰齊武王伯升既破甄阜軍乃陳兵擔衆焚積

聚破釜執鼓行而前

晉書曰元帝以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
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徒部曲百餘
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
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嘆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
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又載記曰王猛與慕容評戰陳於渭源而誓衆曰王景
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

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
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

後周書曰太祖率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
太祖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衆士
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
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子讌居軍
前徇地

唐書曰高祖起義兵西圖關中精甲三萬高祖仗白旗

誓衆於太原之野引師即路

又曰太宗征王世充陳兵穀水之上步騎五萬太宗舉旌誓衆曰隋室無道毒被蒼生我國家受命于天寧濟億兆世充敢抗大邦數行侵暴誅殺良善恣其淫酷國家為百姓除害事不獲已各宜整爾軍旅修爾器械立勲自効躬行天罰敢有犯命者斬無赦

又曰朱泚亂韋臯於隴州築壇於庭血牲與將士等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皇宮而李楚琳

亦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咸被其毒既不事上安能
恤下卑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誓羣公竭誠王室凡
我同盟一心竭力伏願除兇祖先之靈必當幽贊言誠
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塵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
神殛之迨于子孫亦罔遺育皇天后土當兆斯言又通
使於吐蕃以助

古司馬兵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所以示君子
且有禮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

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故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

中欲人體其命也

舜以農隙教民以戰畋
獵簡練故民安之也

夏后氏誓於

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禹會軍聚眾復教以進退
左右前後離合周旋之度

殷誓

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待事也

殷既尊虞夏之教民又
作於軍門外復簡試

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意也

周承三代之教民既已知
兵又復聲望誓之軍德薄

民俗
巧也

又曰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巡
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

而危有功之君

王者以有功德者為君長賊臣欲篡殺之

徧告於諸侯章明

於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

之神山川冢社

冢社者天子大社也

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

諸侯

造就也造就于先祖廟也

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月日師至

于某國

至于所征之國與天子會

天子正刑

刑者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

也冢宰與伯布命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殃民無獵田

無有虐無毀土功無糞牆屋無伐樹木無取六畜無取

禾粟無取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

敵若傷人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正其國舉賢

更立明主復職

王者與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整頓其民人舉賢良更立為君奉尊王法復百

官之職

事矣

論衡曰師尚父為周司馬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仗鉞把旄號其衆曰蒼兕蒼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汝不急渡蒼兕害汝河中有此怪獸時時出浮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非覆人船者也

文選曰勒三軍誓將帥元戎竟野戈鋌彗雲

麾兵

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晉書曰張重華攻石季龍遣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麻秋以三萬眾拒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合黑稍龍驂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

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絕其後
秋軍乃退艾乘奔擊遂大敗之

又曰陳敏一旦據有之刑政無常不為英俊所服且子
弟兄暴所在為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遣使密報
征東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為應及兵至敏使弟祖及
將錢廣次烏江以拒之

錢廣玘
鄉人也

潛使圖祖廣遣其屬何

康投募白事於祖祖傾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
敏動者誅三族吹角為內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

敏師萬人將戰未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單騎
東奔為義師所斬

梁書曰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高祖詔韋叡率衆會
焉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
日數合英甚憚其強

劉璠梁典曰韋叡字大懷京兆杜陵人也叡雖有曠世
之度涖民以惠愛為本所居必治將兵仁愛被服必於
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北史曰唐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嘗讀班超傳
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為北地太守永善取下士人
競為之用臨陣常著白裙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
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
莫陸梁恐爾逢唐將永所營之處至今猶稱唐公壘
後魏書曰毛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
震於山谷

後周書曰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

為戰鬪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
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比之復為向勢意氣
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

又曰建德中東伐齊帝引兵發京師壬寅渡河與諸軍
合十二月戊申次於晉州恐王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
喬山屬於汾水庚戌帝諸軍八萬人置陳東西二十餘
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
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自思勵

隋書曰李子雄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步伍之容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

唐書曰德宗時鄭權為涇原節度使劉昌從事昌病亟請入覲度軍中必有變以權寬厚善容衆俾主留務既而兵果為亂權挺身於白刃中抗詞以明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士皆戢伏

又曰昭宗時玉山都頭楊守信楊復恭稱兵闕下陣于

通化門上陳兵於延喜門是夜令劉宗望守度支軍明日曉入含光門未開門內禁軍列于左右俟門開即劫掠兩市及聞傳呼宰相來門方啓宗望駐馬慰諭之曰今聖上在街東親總戎事公等禁軍何不樓前殺賊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圖小利以成惡名也將士唯唯從宗望至長樂門守信見兵來即遁軍士呼萬歲是日庫市獲全軍人不亂係宗望之方略也

五代周史曰世宗至泗州太祖皇帝乘勝麾軍焚郭門

奪月城帝親冒矢石以攻其壘丙午日南至從臣拜賀於城之上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涖事使人視武侯素輿葛巾持白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

饗士

左傳曰宋華元將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

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

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淄齊湣王之敗濟而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東觀漢記曰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隗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諸將來歛班坐絕席在諸將之

右賜歛纁千疋

後漢書曰吳漢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
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
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
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
合戰破之

又曰劉盆子既降帝令縣尉賜食衆積困餒十萬餘人
皆得飽飫

又曰鄧禹至長安軍昆明池大享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來詣洛陽因循行園林為置吏士奉守焉

後周書曰若于惠於諸將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淮南子曰員中規方中矩動成戰止成文可以諭衆而不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

而不可以享衆

黃石公記曰動為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足懷柔而能剛則其國彌光弱而能強則其國彌章一草之醪投之於河令士衆迎飲三軍為其死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

犒師

左傳曰夏齊師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

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又曰三十三年秦師過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

周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商行賈也乘四韋也先韋乃及牛也古者將獻

饋於人者必先之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

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

腴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也

行

則備一夕之衛

又曰楚子以驛至于羅汭

驛傳也羅水名

吳子使其弟蹇由犒

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
吉且吳社稷是卜豈直為一人使臣獲釁鼓而敝邑知
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乃弗殺

後漢書曰岑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
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久
見虜役故興師遂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
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

晉書曰桓溫進兵至霸上耆老牛酒迎溫曰不圖今日

復見官軍

後梁畧曰大寶元年西魏將楊忠來逼荆鎮上懼其至
送遣犒軍既而與忠結盟并送質子與魏相約為兄弟
之親於是聘使往還相望道路

後魏書曰鄧穎從世祖幸漢南高車莫弗庫若於率騎
數萬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詔穎為文銘于漢南以昭
功德

淮南子曰秦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鄭賈人弦高蹇他

他弦高
黨人

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又數過諸侯之地其勢

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

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為勞三帥相與謀

三帥秦將白
乙孟明西乞

曰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

先軫晉
大夫也

大破之鄭伯乃以存國之賞賞弦高高辭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十九

戰上

戰上

尚書曰戰者憚也驚之也

說文曰戰鬪也

開元文字曰仲秋大閱戎衆庶修戰法陰疑於陽必戰是也兩師皆陣曰戰謂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也

易曰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又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馬

為其嫌于

非陽而戰也

書曰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又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春秋曰魯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與楚子戰于邲晉師
敗績

左傳曰吳伐楚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又曰齊郭啟伐莒子將戰宛羊牧諫之曰齊帥賤其求
不多不如下之

又曰諸侯伐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
疾戰非吾利也

又曰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

又曰宋多賁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
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又曰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又曰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
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又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
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馬能戰

又曰里克諫曰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

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又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
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

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阨而未成列天贊我
也

又曰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子魚曰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
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又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

又曰齊晉將戰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

桀擔也

擒之而

乘其車

既獲其人固釋已車而載所獲

繫桑本馬以徇齊壘

將至齊壘以桑樹繫

車而走欲自異也

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也

又曰晉與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史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陣於軍中而䟽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童子何知焉

又曰齊侯還自晉不入

不入國

遂襲莒門于且子

莒邑名

傷

股而退

齊侯傷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壽舒莒邑

杞殖華還載

甲夜入且子之隧宿於莒郊

二子齊大夫也隧且于狹路

明日先遇

莒子於蒲侯氏

蒲侯氏近莒之邑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

盟

欲以盟二子無致死戰

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華周即華

也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

而伐之獲杞梁

杞梁即杞殖

又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

之又何間焉

肉食在位者也間猶與也

蒧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

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

曰小惠未徧民不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

信對曰小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

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

上思利民忠也

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

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蒧曰未可齊人三鼓曰可

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

氣再而衰三而竭我盈彼竭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

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又曰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

又曰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

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

又曰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

又曰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澣

臯澣楚地

伯棼射王汰輅及

鼓跗著於丁寧

伯棼子越椒也輅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也丁寧鉦也

又射汰輅

以貫笠轂

兵車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下以禦寒暑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

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勞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又曰晉楚交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人乃止

又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知其地利者

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宛射犬鄭大夫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

踞轉而鼓琴轉衣裝也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橐而冑入

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

又曰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

又曰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而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豈憚楚哉焚之而
又戰

又曰吳伐楚師及清發

清發水名

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

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

郢

又曰晉侯逆秦師使大夫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

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齊梁求秦也入用其寵為秦

所納也 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

秦奮倍猶未也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

駟不調故還泥中 秦伯獲晉侯以歸晉曲而怠秦直而怒所以勝也

又曰楚子伐隋軍於漢淮之間隋將季梁謂隋侯曰請

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服 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隋少師曰

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戰于速杞隋師敗績若用季梁之謀必勝

矣

又曰吳楚二師陣于柘舉吳子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又曰晉師伐楚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三軍萃於王卒

萃集

必大敗

之及戰晉將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宵遁晉師入楚

三日館穀

又丹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又曰彭城之役晉楚過於靡角之谷晉侯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恤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陣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

又曰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

有河曲之戰

又曰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又曰晉楚過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又曰潘尫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又曰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陣固列蓐食申

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又曰智武子曰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又曰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陣遲速唯命

又曰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文綏

公羊傳曰己己晉侯及楚戰城濮楚師敗績此大戰也
又曰詐戰曰及此何以曰及

又曰晉人及秦伯戰于殽秦敗或曰襄公稱人何貶也
君在殯而用師作戰

又曰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又曰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
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績

又曰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地戰不言伐何避嫌也

惡乎嫌疑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

不言戰言戰乃敗績

與鄭人戰於宋地故舉伐以明之也

家語曰齊國書伐魯

書齊卿也

季康子使冉求帥左師衛之

樊遲為右季氏曰須也弱

須遲名弱幼也

有子曰能用命矣及齊

師戰于郊未踰溝

前有溝衆不肯踰也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

也

言季孫德不素著不為民所信也

請三刻而踰之

與衆要信三刻而踰溝也

如之

衆從之師入齊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子聞之曰

義也

在軍能却敵合於義

既戰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

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茲何學冉有曰即
學於孔子也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也適聞其戰
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樊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
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又曰孔子曰黃帝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
阪泉之野

又曰子貢言志曰願得齊楚合戰於濟蕩之野埃塵連
接挺刃交兵

國語曰申包胥曰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人之極不仁則致三軍飢勞之殃不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

戰國策曰魏太子自將過宋水黃徐子曰臣有百戰之術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不勝即墨世無魏矣此臣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請從公言而還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乃與齊人戰而死

史記曰黃帝教熊羆羆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

服虔

曰阪泉地名皇
甫謚曰在上谷

三戰然後得行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

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服虔曰涿
鹿山名在

涿郡張晏曰

涿鹿在上谷

遂擒蚩尤 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
縣關鄉城中高千尺民常十月

初望之有赤氣出如
正練因名為蚩尤旗

又曰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振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

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

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

糧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
戰絕其甬道大破之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
救鉅鹿下者十餘壁皆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
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
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宴曰軍
行以車為
陣轅相向為
門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
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又淮陰侯傳曰信云此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

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

又曰項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霸有天下今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

又商君傳曰鞅令行之十年秦民道不拾遺山無盜賊

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

又藺相如傳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

又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邀逃追亡逐北伏尸百

萬流血漂鹵

徐廣曰鹵盾也

漢書曰漢王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

胡陵縣在彭城南

睢水上大破漢軍

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走石晝晦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求室家而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騎追急漢王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

又張騫傳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

又叙傳述趙充國卒慶忌云兵家之策惟在不戰

又西南夷傳曰姑緄葉榆復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水死者四千餘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羗擊破之

又曰蕭何功最盛封鄼侯所食邑最多功臣皆曰臣等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何未嘗有汗馬之勞顧居臣等上何也

又曰高帝未黥布反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為

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散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過蘄西會垂大戰布軍敗走

又曰趙充國討先零羌久屯聚解弛覩見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何也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校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百於是破之

又曰司馬遷傳報任少卿書云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
進能顯岩穴之士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
旗之功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